

23 03

平武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平武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平武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平武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顾问:郑和平 聂兆和
责任编辑:薛华栋
校对:刘永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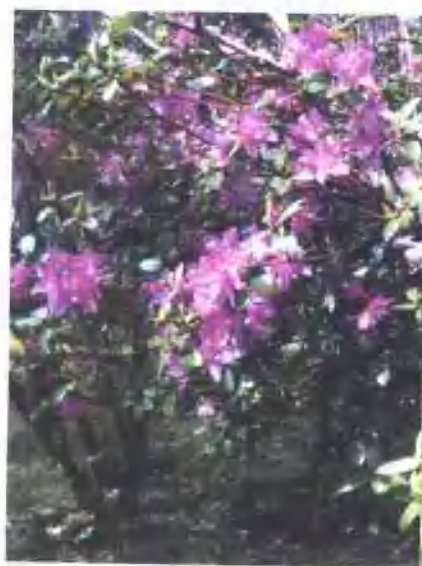
《平武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主办单位:平武县政协	编辑单位:平武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平武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6630087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6.75
字数:170千字	印数:500册
出版日期:2001年10月	印次:200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绵新出字第4950号



县政协戴述生主席率队视察涪江上游群采黄金现场



王朗保护区杜鹃争艳



王朗保护区林海云天



书法家梓潼吴剑雄（右二）向平武政协文史委赠书《龙州》挂联墨宝



孙孚凌副主席与全国政协第





市财政局长聂兆和视察白马藏族地区试种“人工”天麻

30期干部培训班学员合影

2001年8月25日于北戴河





林业部保护司江红司长在白马藏区视察



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组合影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同志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张邦凯同志的陪同下来川视察。与我县领导合影。2000.9.20



全国政协广播影视集团化赴四川联合调查组杨伟光、丁洋、吴希海、张德勤、陈昌本、潘霞、丛英民等去九寨沟往返经平武与县上领导合影。2001.10.15

目 录

龙安人物

张秀熟传略 杨培德(1)

当代平武英雄谱 刘光平(53)

名人墨迹

辛亥一夜 张秀熟(57)

春节感言 张秀熟(62)

名人轶事

李瑞环同志参观平武县城 李 涛(67)

杜鹃花开迎方毅 杨培德(67)

忆张秀熟老师二三事 金振学(70)

科技创新

李梁同志在平武进行人工栽培天麻科学研究记述
..... 刘光平(79)

基础设施建设

牛角垭隧道建设纪实 强国清(84)

平武县小水电建设纪实 税 华 胡树泽(93)

平武县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二年以工代赈工程建设纪实 ...
..... 薛华栋(104)

民族宗教

建国初平武县民族工作纪略 肖猷源(107)

忆天主教洋人劳神父在平武 金振学(125)

文化教育

报恩寺在文革期间维护纪实 郑长鹏(128)

平武县立初级中学学校创办始末 聂瑞璠(130)

平武医学研究所附设中医学堂始末	金振学(132)
忆松职校迁于黄龙寺	聂瑞璠(136)
边校一月记	聂瑞璠(139)
在长桂小学的坎坷	聂瑞璠(158)
军旅岁月	
从解放太原到进军大西南	武 琦(167)
从平武到西昌的日日夜夜	付孝绪(175)
经济变革	
建国后至九十年代初平武县财政体制变革纪实	张才礼(181)
平通乡完善双层经营会作制纪实	薛华栋(184)
乡镇史话	
阴平古道一重镇	
——蜀汉江油关故址南坝述略	吴荣生(187)
大印分县在辛亥革命中的解体	张树敏(190)
抗震救灾	
松平地震救灾见闻	付孝绪 苏成荣(193)
地方特产	
平武名茶谱	李 侃(199)
委员风貌	
为民造福的好教师义务行医五十年	
——记政协文史委员金振学	周继润(203)
无私的奉献	
——记政协委员汪致强	周继润(205)
为山区农业辛勤耕耘	
——记政协委员唐昌银	科经委(208)

张秀熟传略

杨培德

涪江从海拔 5588 米的雪宝顶北麓发源，东流 130 公里到了平武县城龙安镇，由涓涓一线变成滔滔大江，它好象特别留恋这里的城廓形胜，特意绕了一个大弯，把县城从西、南、东三面缠住，然后心一横，掉头东去。

历史的车轮前进到公元 1895 年（清光绪 21 年）9 月 27 日（农历 8 月初 9），在县城南街张家小院，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取名张从酉，先后用过秀蜀、秀硕等名字，后来改名张秀熟。

张家是一个坐北向南的“袖珍小院”，长方形的天井甚至放不下一张饭桌。从外表看，它与左邻右舍的街坊毫无二致。只有低头走进里间，仔细看看四壁那精雕细刻的木格子窗花，才会感到院子里住的，必是一户素朴而典雅的人家。

张秀熟的父亲名化雨，号润之，1865 年 11 月 4 日生。早年就读于江油匡山书院，考得清末的一名增生⁽¹⁾，因他排行老二，人们都称“张二贡”。虽有功名，却无实惠。幸而秀才才有设馆授徒的资格。因而从 20 岁开始，即在家乡设私塾，教蒙童。家中薄有田产，每年有 600 斤租粮的收入，主要依赖四、五十个学生奉敬的束修，即每到端午、中秋和过年，学生要主动孝敬老师 200 至 1000 文钱，以此养家糊口。曾应聘于北川县陈家坝一个姓陈的财主家执教，陈家一日三餐以“搅团”相待，成了远近闻名的“陈搅团家”。张老先生对“搅团”甘之若素，执教一年，终不曾有一言相讥。一生执教 58 年，每年从正月十六到腊月十六，中间未曾一日中断。老人家“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最大快乐，直到 1943 年 5 月 3 日，78 岁高龄的张老先生卧病在床，方才停下教鞭。说：“只要能看到几个学生在面前，我就可以含笑瞑目了”。20 天后，老先生溘然长逝。

他死得那样安祥、平静，县人无不哀而敬之，送上匾额一道，上书“千载人师”四个大字。

在这样一位慈父兼良师的教育熏陶之下，张秀熟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求知心切，好学上进的心性。他四岁开始发蒙读私塾，读了《三字经》、《七言鉴》、《龙文鞭影》、《幻学琼林》、《地球韵言》、《天文地舆歌括》等。九岁上开始读《四书》、《五经》、《春秋左氏传》等。旧学与新知，在少年张秀熟的头脑里急剧扩张起来。许多名篇佳句，经他百遍背诵，都能应对如流。张老先生三十岁上才得这么一个儿子，见他读书用功，将来成才有望，自然欣喜不已，见人总是乐呵呵的。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已经处于风雷激荡之中，社会变革的汹涌浪潮，连这“万山丛里古龙安”⁽²⁾的平武县城，也分明感觉到了。张秀熟的爷爷张世达，号明斋，清咸丰年间由遂宁安居做生意来到平武，做过学徒，经营小商，结识了不少挖金的、割漆的、抬滑竿的、吆骡子的。一见面，摆的都是这里那里的新鲜事。童年的张秀熟爱热闹，常常尖起耳朵听。从大人的口中，他知道了有个孙中山，正在到处闹革命，绵阳有个李实，就是他的人，敢在江油造反；又听说三台出过一个“徐机匠”，盐亭也出过一个达兴武，都敢造皇帝的反。最了不起的还是本府（龙安）江油县高等小学堂出了一个国文教员凌翼，自称“大汉排满光复军总司令”，写了一篇《讨清檄文》，要大家都起来反对大清国。他还在隔壁邻舍听到李木匠摆龙门阵，说：他们俩娘母（指慈禧和光绪）都呜呼了，新皇帝还是抱起登基的，叫“掀桶”（宣统）。猪肥了才掀桶。看嘛，还能管多久？张秀熟常和小伙伴跑到街对面福音堂的坝坝里玩“老鹰叼小鸡”，一个当“老鹰”，一个当“鸡婆”，其余的都在“鸡婆”背后当“小鸡”，拉住衣角牵起一长串，边玩边唱：“光绪三十三，皇帝败江山；光绪三十三，皇帝败江山……”他听妈妈说《反五关》里那个殷纣王就是皇帝，才晓得皇帝坏。所以，当1905年4月3日，写《革命军》的邹容死在上海监狱，消息传到平武时，才9岁的张秀熟和他的小伙伴

们都很悲愤，于是大家相邀一路，跑到报恩寺，冲上大雄宝殿，把那个“当今皇帝万万岁”的红底金字牌位，用木炭抹黑。大家边抹边喊：“我叫你‘万万岁’，我叫你‘万万岁’，去你妈的‘万万岁’哟！”俗话说，“山高皇帝远”。那个牌位在报恩寺里供了400多年，成为明清两代十多个皇帝的化身。人们从来都只敢对它磕头下跪，现在竟被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娃娃抹得乌漆墨黑，心里头好痛快啊。所以当它们跑出报恩寺大门的时候，一个个兴奋得又蹦又跳，都认为这下子为那位邹容大哥哥报了仇。

1908年，13岁的张秀熟进了当年开办的平武县高等小学堂。学堂开设体育课，每周都有3、4节，主要是做体操。有兵式体操、徒手体操、器械体操，每天早上还学打拳。第二年省里来了位督学程芝轩，日本宠文师范毕业的，短发、短装，在通兴穿长衫子的师生中很显眼，大家都感到很新奇。他来了就提出开“运动会”，又亲自教大家唱《运动会会歌》。张秀熟对那首歌很感兴趣，一直把它记在心里：“浅草色而青，操场地而平，万国国旗高高擎。天空云而净，扑面风而清，今天天气分外明。奖赏品面列，来宾席而陈，满园儿童甚欢心。排来队而整，穿来衣而新，运动大会有精神”。

1912年，中国的历史翻到了民国第一页。这时皇帝已经退位，男人们头上再也不必吊起那条讨厌的“猪尾巴”了。春节一过，十七岁的张秀熟一身轻装，沿涪江东下，他要到江油县城武都镇去报考原龙安府的最高学府——龙郡中学。一出龙安城，便是崎岖不平的沿江小路。涪江一连绕了三个大湾：东皋湾，长河湾，车家湾。当地俗话说：“三湾三十里，两头送给你”。脚下的小路，一会儿贴着江边，一会儿绕上山腰。爬坡爬得人一身大汗，可好不容易爬上垭口，马上又要下到江边。下坡时身子稳不住，必须溜一小跑，跑得人两腿直打闪闪，可就在这条路上，来往的行人牵起线线。阔一些的，可以坐滑竿、骑马，但更多的人是背背子、挑挑子、赶骡子，匆匆忙忙，来来往往。时间已到中午，走得人又渴又饿，才到古城。古城之所以“古”，是因为早在2200年（公元前201年）前它就是一个

县城了。不过那时不叫县,叫道,名“刚氏道”,是氏人居住的地方,汉时为区分夷、汉,所以称道不称县。

古城只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半分钟就走出头了。张秀熟他们在这儿吃了饭,喝了水,又往东走,晚上歇在白草。白草虽然比古城更狭小,但因上距平武有一天路程,下距江油有两天的路程。无论上下,这里都是一个幺店子。幺店子除备有茶饭而外,烟灯烟枪更不可少。

民国初年的平武县,境内已广种大烟(罌粟)。每年烟花盛开的时节,朝涪江两岸一眼望去,真是繁花似锦,五彩缤纷。老百姓自种、自采、自加工、自吸食、自销售。除了学生、少数新派人物和爱钱如命的商人外,烧烟成为一种时尚。俗话说:“一世为官九世仙,修来十世烧大烟”。沿途所有的场镇上,烟膏店一家挨一家,过往客商歇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过烟瘾”。店里烟盘、烟灯、烟枪、烟膏一应俱全,还有专门的“枪手”侍候。客人可以一气呵足,起身就走;也可以自在逍遥,吸出各种花样,如“风搅雪”、“牛打滚”、“娘送女”、“吞枯灰”等。一时街坊上下,芳气袭人。一些穷愁潦到的“烟灰”没钱过瘾,就趁机站在门外闻香解馋。秀熟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种种不良嗜好一概不沾,独自一人早早睡去,以便第二天赶路。

第二天过江油关(今南坝镇),经过李白读书台下时,顺便看了一下叮当泉。泉水从古树脚下的石缝中滴下,叮当有声,岩壁上刻了一首诗,正是李白的《赠江油尉》:

岚光深院里,傍砌水泠泠。

野燕巢官舍,溪云入古厅。

日斜孤吏过,展卷乱峰清。

五色神仙尉,焚香读道经。

读罢,张秀熟遥望四周,但见群山簇簇,白云飘飘,再对照一下诗中的“岚光”、“溪云”、“乱峰”,感到意境与实境是如此的吻合,真是传神之笔呀!他记起六岁那年背诵李白的《静夜思》时,父亲就

一再叮咛：“记到起，李白就是我们龙安府彰明县的人。”五年前他也曾到这里来过一次，但映象不如这次深刻，大约是这一次他和李白的经历有些想似，虽不是“仗剑去国”，也算得“辞亲远游”了。

从江油关向东，道路更加艰险。这里已经是阴平古道上最著名的一段“左担道”。这个名字意在提醒行人：担子只能挑在左肩上走，因为路面狭窄崎岖，右贴绝壁，左临深渊，若把行李换到右肩上，很可能撞上石壁，被连人带物推下涪江。张秀熟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着，直到天黑才赶拢煸铁沟，这是又一个幺店子。

第三天继续东行，道路稍好一点，但经过倒马坎一段时，心中不由紧张起来。这一带道路险恶，连马都走不稳，才有“倒马坎”之名。他对这到不在乎，主要的是这里为平武、江油县两交界处，常有“棒老二”⁽³⁾抢人。他们把人一阵用石块乱棒打死，丢进乱石窟中，连尸首也难找到。不过他们一般只抢有钱的人，对学生很少下手。黄昏时分，绕过一个山嘴，两岸的山头全变矮了，眼前突然出现一大片房子，武都到了。

张秀熟赶忙找到一家客店住下。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匆匆忙忙赶往龙郡中学。最先见到的人，就是中学的教务长王右木先生。王先生听说是平武“张二贡爷”的公子，满心欢喜。因为王右木的大哥王初龄与张秀熟的父亲张化雨、伯父张化鹏（号子翼）曾在匡山书院同过学，两家早有交往。王先生当即给张秀熟出了一道国文题和一道数学题，叫他就任在教室里写答卷。张秀熟写好答卷交上去，不到一小时就挂牌录取了。于是他转身回旅店，把行李搬到学校。王右木派人把张秀熟引到龙王庙新生宿舍住下。他原以为报考龙郡中学很麻烦，没想到从考试到录取入学，不到半天就办好了，这样快速的办事效率，给张秀熟留下了一辈子难忘的映象。

张秀熟在龙郡中学只读了一年就离开了。因为龙郡中学他最熟悉的王右木老师已回到成都四川通省师范学校堂复课。1913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改名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二月间，秀熟的堂兄张从庚（大伯张化鹏之子）要到成都报考绅班法政学堂，秀熟也

想到成都读书,于是庚哥、酉弟二人同行到了成都。秀熟插班在五世同堂街口的共和大学校中学部就读,这样堂兄弟二人也好有个关照。共和大学的教师全是同盟会员,成了国民党人的重要据点。教务长潘大道很快就介绍秀熟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各种活动。不想到了九月间,民国反袁斗争(即“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全国解散国民党。暑假刚过,共和大学校就遭关闭。到下学期,秀熟只得重新回到江油龙郡中学复学。恰在这时,王右木老师已从四川高师毕业,回到龙郡中学任教。秀熟一见王老师,心里十分高兴。但是看样子,王老师又呆不长。因为他一面上课,一面准备东渡日本留学。不久,他真的走了。秀熟和同学们直把他送到武都西门外的水巷子,手拉着手谈了很久,一直看着他乘船东去。不久以后,他就来信了。秀熟知道他考得了明治大学中国官费生的名额,就读于该校的政治经济学系,并于1918年夏天获得明治大学经济学士学位。

张秀熟在龙郡中学度过了四个年头。从山区来的学生最爱爬山,里期天总要结伴,游窦圉山、观雾山,匡山书院更是必去之地。他特别向往的还是青莲场,因为那里是李白的故乡。1914年学校组织春游,大家花了三天时间徒步旅游,专程到青莲参观陇西院、月圆墓、磨针溪,到处寻访李白的遗迹和传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他几十年后探索李白出生地的纷争问题打下了基础。龙郡中学也很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开运动会时,张秀熟最喜欢参加“夺球比赛”。那是用竹条编成的三个大圆球(当时还没有篮球),用白纸糊好,画上日本地图上的三个岛。学生分三个队互相争夺,边比赛边唱:“东方三岛如弹丸,荡漾空溟间,神州健儿力拔山……”这种体育比赛很能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秀熟于1915年从龙郡中学毕业,于次年暑假考入四川高等师范学校。11月,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地点在皇城内,校门上有一道匾,上书“为国求贤”几个大字。这是当时四川全省的最高学府,无论规模、师资、校舍,还是图书、设备,在

整个西南都是第一流的，与当时全国六大著名的师范学校相比，也属上等水平。吴玉章就曾于1922年8月起任高师校长，朱德也在这里读过书。

年轻的秀熟一进入高师就发奋读书，一年后升入本科国文部。国文部由著名经学大师廖季平讲授“群经大义”课。这是张秀熟特别喜欢的一门课程。把它作为将来谋求职业的本钱。他对廖季平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他积学如海纳百川，钩玄如淘金沙底，专攻如铁棒磨针，构思如开张天马。他的课堂笔记本上，凡是廖先生讲授的内容，都要特别注明“子廖子口授”。他已立志将来作个廖季平那样的经学家。

但是，张秀熟“经学家”的美梦，很快就被学校上空呼啸飞过的炮弹震破了。1917年4月18日晚上，高师学生刚刚就寝，忽听皇城上空炮声隆隆，杀声震天。罗佩金的滇军和刘存厚的川军以皇城为战场，打得你死我活，滇军在皇城周围的民房上泼上煤油，把成都变成一片火海，然后架起大炮朝皇城里猛轰。双方拚杀了七昼夜，烧毁民房3000多间，市民死伤8000余人，学校师生逃走一空。这场战火尚未熄灭，7月5日，刘存厚部又和戴戡的黔军打起来，街道再次成为战场，成都市民又一次作了活靶子。双方一连打了十二天，又死伤居民6000余人，烧毁民房30多间。

军阀杀人如麻，百姓走投无路，年轻的张秀熟心中如烈火焚烧。他逐渐明白过来，“国故”虽然珍贵，却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微言大义”的确精深，但无法使军阀立地成佛。他感到脑子里乱成一团，于是到处找书来看。当时的成都，新思想已相当浓烈，介绍新文化的书刊随处可见。当他把《新青年》上的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以后，和许多青年人一样，确信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从此，他对廖先生的“群经大义”就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后来，连那本“子廖子口授”的课堂笔记本都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划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由李劫人⁽⁴⁾主办的《川报》驻京记者王光祈⁽⁵⁾亲身参加了“火